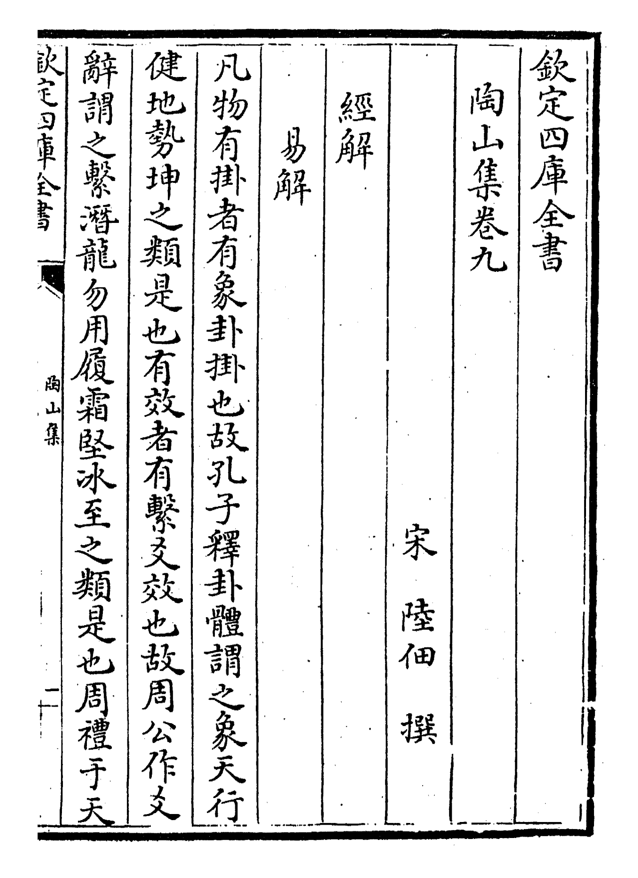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陶山集卷九

宋　陸佃　撰

經解

易解

凡物有掛者有象卦掛也故孔子釋卦體謂之象天行健地勢坤之類是也有效者有繫爻效也故周公作爻辭謂之繫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周禮于天

官言懸治象于地官言懸教象此有卦者有象之證也曲禮言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此有效者有繫之證也懸者掛之也牽者繫之也

八卦解上

方近剛圓近柔柔非所以為健也圓則通方則滯滯非所以為順也天之形圓以柔地之形方以滯圓以柔故其形不健方以滯故其形不順雖然天形不健其行健地形不順其勢順故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天在道

故乾以行言之行出于德故也地在器故坤以勢言之勢生乎形故也夫天以剛濟圓地以柔濟方此性命自然之理也王弼曰圓而又柔方而又剛求安難矣柔說而附之者麗也剛止而并之者兼也故艮言兼山兌言麗澤行而從之者隨也存而繼之者洊也蓋氣以散相推而成風以聚相持而成雷存則聚行則散故巽言隨風震言洊雷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兩物相差為二二物

相敵為兩于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于上也文于象形鳥飛而下為至于會意水洊而至為洊于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于下故也

八卦解下

乾言重剛則坤可知也巽言重巽則震可知也以重險言坎以重明言離則艮兌皆可知也蓋天下之理有體斯有用有性斯有材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坎以重險言其性離以重明言其材非獨如此而

已也又其以健設位高而大者乾也乾者體之至以入
行權稱而隱者巽也巽者用之至故乾以重剛言其體
巽以重巽言其用離者南方之卦也南者材之所坎者
北方之卦也北者性之所故離以重明言其材坎以重
險言其性材則華性則質華則見質則隱故離為文明
坎為信坎為隱伏離為見也夫有體以藏其性而性足
以成體有用以顯其材而材足以致用則天下之理具
矣于父言體則于母闕之者舉陽以見隂也于長女言

用則于長男闕之者舉陰以見陽也言性于中男言材于中女而闕于男女之少者舉陰陽以相見也乾也者用天者也坤也者用地者也以乾坤而推六子則震巽坎離艮兌者各用其形者也離之性麗坎之性陷以坎離而推六卦則健順動入止說者各因其性者也故以重巽而推之則天重乾地重坤雷重震水重坎火重離山重艮澤重兌從可知矣以重險而推之則乾重健坤重順震重動巽重入離重麗艮重止兌重悅從可知矣

以重明而推其材以重剛而推其用則諸卦宜亦若此而已

河圖洛書說 原註誤載荆公集中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龍負之而其出在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

謂人故龜負之而其出在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道自然之意而聖人之作易所以則之者也

策

御試策案佃本傳熙寧三年廷試賦遂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就對擢甲科此策即其廷對時所作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攷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

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修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爲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

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聖人之王天下也教有條理政有節目其為數雖大且多而其要乃在于任賢立本而已蓋其哲足以知人然後有以任賢其惠足以安民然後有以立本哲者智之發也惠者仁之施也其智能哲其仁能惠則其施于任賢立本之際也無所不宜使之以因任責之以原省翼倘者無卑棲器近者無遠用而長于教者不以典刑審于禮者不以司樂此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職

也道德已明然後次之以仁義刑名已詳然後次之以分守其治至于定然後文之以禮其功至于成然後文之以樂小大有秩先後有宜此萬事之所以得其序也當是之時政教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朝信道工信度君子不犯義小人不犯刑所循者一理所共者一意而為之上者有以見天下之賾又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至精之神足以通天下之志至變之機足以成天下之務其所更者必其民之所既倦也其

所循者必其民之所已安也是以凡所謂精義入神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不家使之同人與之共也而又未嘗不鼓舞以盡其神變通以盡其利此其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也

臣聞唐虞之際建官惟百至夏商而二百又至于周而三百其員亦可謂多且備矣然迹而攷之官之爲農而設者葢特衆也故方是時閭有胥族有師與夫田畯大夫之徒夙夜勸相而其相見有至誠之喜絲事既畢而

麻事繼興野功既訖而宮功尋至藏蔬于其秋以備不給之冬索綯于其夜以備不足之晝勉之如此其至也然不耕者其恥無盛而其罰有屋粟不蠶者其恥無帛而其罰有里布驅之又如此其備也而井牧之内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旱得以聚水得以洩此田疇之所以闢溝洫之所以治也當是之時百度修而萬事理上下治而財用足其神德有以範圍天地之化其聖功有以輔相天地之宜而所交者有道所奉

者有禮豺獺既祭然後漁獵興鷹隼既擊然後罻羅設
妄斧者有誅數罟者有禁胎不得而損巢不得而覆四
海之内山槃川富區萌達羽翼奮夏希革冬毨毛各得
其時而魚麗之盛多崇丘之高大皆得而極焉自晚周
以來而世所謂陰陽失序非春而燠非冬而寒草木不
待霜而落昆蟲不待雷而奮者于此之時蓋未之有此
鳥獸草木之所以無不得其性盡其宜而其禮足以備
其樂足以廣其刑足以致也是以唐虞之際行天道以

治人行人道以奉天建天官以熙人績建人官以亮天功明之以俊德神之以妙用而政教之及其遠至于暘谷幽都之方其詳至于東作西成之事其微至于希革氄毛之類其象至于日月星辰其器至于律度量衡而推而下之至于有周其治又極矣故其齋莊有造之德至于始笄之季女未冠之幼士而其戒慎無愧之行至于漢上之游女林間之鄙夫有後世壯夫老婦禮義之士愧而懼之者也先王之往既遠矣自漢以來其餘澤

已熄其舊法已微雖欲治之主合謀之臣固多而創法立制庶幾于先王之意者獨有唐而已蓋常員定設官之制永業限授田之法置府衛之二兵以寄習軍之政設租庸調之三法以制取民之節此其有以宜于當世而庶幾有古人立法創制之意其詳可得而言者也若夫致今之治革弊之本末制宜之先後蓋陛下有天地之體有神明之用而方舉賢于朝協心委誠敦守位之仁講理財之義興農桑以根天下之政事開學校以本

天下之禮義一切不惑于流俗之言可謂堯舜之用心而篤于自信者也雖然臣抑聞之圖天下之治者存乎意無良法以施之則雖有良意不能立施天下之意者存乎法無良材以守之則雖有良法不能行陛下之意可謂有至誠惻怛求治之志而其創設之法又已良矣惟成之以不倦之勤待之以勿亟之漸而擇天下之良材盡得以任之則所謂唐虞成周之隆可以坐致而彼有唐之制焉足以參其議哉臣昧死臣謹對

策問

太學策問（桼佃嘗爲國子監直講疑此策問即爲當時試諸生之作）

問大學之道方興未艾也士之來學者蓋已千數有司為之弁錫慶兼朝集而地乃至更之別為館賓溢為待試而人乃至更多可謂盛矣然竊或有疑焉蓋諸生之從事于斯也彌年矣學有制齋有規而行未盡篤實或至于冒戒禁公有試私有課而言未盡簡文或至于戾勸講意者刻核太至法有難遵而諸生固不得已耶意

者非法之罪諸生言失于率爾行失于且然而智不能自工義不能自克耶伊欲論古之長道議今之圓法因貳參合以率于大具而使諸生共宜之庶幾言皆有文行俱有實也然其所以時措之方未燭厥理吾子為陳之可乎

又

問堯舜三代遠矣區區漢唐雖欲追古然君臣皆卑弱不足以堪其任故道化政法寂寞無聞而先王之風以

至于今未返也聖上閔焉以盛德作新之士為之崇學校訓經術更選舉之具官為之飾府寺增吏禄操督責之柄農付之常平商委之市易皆以興利除害而其為法深遠矣又以在我者潤澤之葢意常嚮望堯舜三代是所以千萬于漢唐而無筭者也今將討論似續一二以還先王之政則因此數法者須之以久遂可以追于古鄉抑將有續終成後者而施設之方序有所未逮勢有所未遑歟夫治古遠矣且欲追而復之以償千世之

望則事半而功倍正在聖時二三子其為言之

省試策問原註元豐八年

問昔之善為士者問學必有師講習必有友以論經則明以議史則達以立文則工以造行則美其磨礱陶冶之漸非一日也今諸生蒙被德澤而從事于斯固勤矣願聞平居所以嚴師親友之義經如何觀而得道之真史如何閱而得事之要立文曷為而工造行曷為而美其悉數之以應有司之求可乎

武學策問

問天下之理至精無二孫武之書一義不容兩為之說而注之者至十數家何其說之多也今欲集諸家之善統異端庶幾學者有所折衷而衆言具在于武之意孰得一二孰得三四孰得五六諸生從事于此久矣當能辨之又當有以自得之者以發前說之所未嘗也有司願併聞之可乎

又

閶天右序有宋篤生聖上全治所覆從化之以文橫勵之以武英威俊德度越前古是以東懷高麗南屈交趾洮河以西窮髮之北莫不賓順而國家閑暇矣吾子幸丁斯時惟閑暇故得嫺習于此然而孫武曰善戰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武之為說雖多未有賢此者吾子以古求之孰有智名孰有勇功孰無智名勇功且其智名勇功奚自而有無也其有與無厥效如何試為言之

又

問材勇機智人各有能求其兼長豈易得哉有詞辯縱橫足以屈人而不可以決戰者有氣俠精悍足以摧鋒而不可以合變者有習知天時而昧于伺敵之情偽有明識地利而拙于出奇以攻守行師之際用非所長則安可以辨勝今子之應選固將以就功名也其材勇之所堪任者何事其機智之所優為者何術願罄所蘊以陳庶覩異日之效

又

問方今夷狄款附内外無患主上以士之或不習用兵也學校以養之以民之或不習于為兵也什伍以教之選命將帥修飭器械十年于此士有所養矣或述其答問計數之故智而虚實奇正之勢未必皆知也民有所教矣或安于坐作進退之常法而戰陣擊刺之事未必皆勇也將帥選矣而尚慮人材之或遺器械利矣而尚慮法度之未盡諸君以策應有司之求如之何使士于虚實奇正之勢皆知民于戰陣擊刺之事皆勇將帥無

遺材器械無遺法其詳言之

又

問孫吳韜畧之書具在子嘗學之矣然其論兵孰疎孰密其合于先王之師孰多孰寡設此四人起于一時其兵同戰之地又同各以其術決戰則孰勝孰負以之城守孰堅孰脆試為言之

又

問兵無選鋒曰北敌古之善為武者後必有殿而前必

有選鋒詩不云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凡烏合之衆易散勝不相推敗不相救非若禮義之師則突前之利尤在選鋒一入而以後繼之此勝勢所以如破竹之聲今天下無事矣而未忘講武者蓋求所以禦邊之策而已方將復先王選鋒之法而教所謂車戰則造車必有制行軍必有法若為徒若干則其為乘宜幾何其為陣宜奚若子嘗從事故知之願言所以為此之方也

又

問古之善用兵者豈必同哉歸于能勝而已故李廣簡
易而程不識繁密子儀寛厚而李光弼嚴整體雖不同
皆足以取勝號稱名將諸生求學為此久矣審己之長
其志宜有所在設為聖時任使則馭軍決勝將為簡易
乎為繁密乎將為寛厚乎為嚴整乎不然其志安在

又

問兵者百世不一用不可一日忘也國家承平百年兵
習久安而惰驕民非素教而憚怯數歲以來主上以訓

齋之法新之而精銳並出葢昔之惰者今奮怯者今勇矣今諸君見用于世以制戎狄得此兵用之自度能幾教如何行愛如何立願聞其略

又

問學之法所以選試諸生先之以弓馬申之以策義者豈誠以爲驗天下周智全勇在此也哉抑亦以觀諸生之略而已今諸生應法之求弓馬雖或優策義雖或善然所謂周智全勇果在此乎將在彼不在此也其在彼

則所以養之當自何始願聞其道

陶山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山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録監生臣周以勲

陶山集卷十

宋 陸佃 撰

制

翰林學士除節度使制

門下周寄軍政將皆出于命卿會用真儒文必兼于武備乃眷詩書之帥以提仁義之兵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社稷之器邦家之光才足以資修飾潤色之嘉

道足以贊經綸戡定之美壯猷能決老志善圖無狐鼠進退之疑有龜蛇捍避之固早陪法從良副具瞻非獨擅制作之文抑亦窮戰鬬之事禁林甚密豈意得頗牧之才方略又新不至學孫吳之法足當閫寄以協廟謀是用築上將之壇場建中軍之旗鼓式消寇虐用遏殊方於戲龢鈴作師予方勤于賞善黄河為帶爾其顧于誓功祇服訓辭往膺榮號

宣徽南院使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制

門下天下雖安敢怠忘于武備閫外之事尤屬賴于將臣宜得真才以諧實用㓜敷明命咸告大廷具官某老志善圖壯猷能決沈鷙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頃副簡求屢更煩使玉關萬里緊綏撫之才金匱六韜得經變之略威號素著恩信甚明作之而鼓鞞之聲謹令之而麾鉞之色倍是以殺敵惟果攻無堅城戰功實多兵有常勝眷予爪士時乃虎臣比宣令猷彌膺羣望茲用錫元戎之旄鉞築上將之壇場付以三城委之一面式

消寇虐用勸臣工於戲靺韐作師朕方勤于賞善黃河為帶爾其顧于誓功惟寛仁可以愛民惟秉義可以報國任膺寵命祗服訓辭

宗室除節度使制

門下國以宗彊蓋本懐和之義政由親始實先比佽之仁于古有稽肆予敢怠在書則分寶玉庸展伯叔之親顧禮而有脤膰以同兄弟之福矧玆近屬時乃真才惟明綍之將施宜搢紳之是告具官某肺腑之戚聲聞之

賢貴而有謙靖之風富而無亢滿之累外禦其侮絶讒鬩之嫌旁明厥思保殘修之善而又沈鷙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敦閱詩書究觀韜略無俾城壕既宣夾輔之勞何以家為更懷忠勇之意乃付元戎之鉞俾分大鎮之符匪出私恩實從公義於戲蔦蘿施于松栢雖實托予之尊葛藟庇其本根亦惟資爾之助往欽寵號祗服訓辭

邊鎮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制

門下設位語能無重經邦之貴敘階言極有嚴開府之華屬肇制于官名尤慎班于爵號使膺實用爰得真才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有剛實之德有柔令之儀忠孝稟于天成文武惟其器用玉關萬里緊綏遠之功金匱六韜得經變之略克寛外顧式副旁求壯矣邦家之基居然廊廟之器天將大任民具爾瞻況以久于建旄宜進同于補衮斷自朕志往哉汝諧於戲角犀豐盈聳四方之望威儀赫烜視三公之崇體予眷懐茂乃嘉

績亦若虢叔共修諸夏之和無俾阿衡獨擅有商之美

吏部尚書除尚書右僕射制

門下伊尹格天曁湯咸有一德高宗享國惟說命總百官顧臣主之俱賢致朝廷之既治將布偉績爰告大廷具官某行可以鎮浮才足以經遠中道而立無昵于小人當官而行不隕于流俗安危攸繫左右具宜比副明揚屢膺器用厥猷翼翼翼翼深符王國之思維石嚴嚴大聳師垣之望乃眷前王之盛實資上相之良燕及神人阜

成華夏雖眇躬之莫及或碩輔之可圖尚濟登茲是用
命汝爰自治官之正使陪令席之尊其式往欽以經來
效於戲黃耳金鉉永繄調燮之才赤芾蔥衡益稱褒嘉
之命恭朕之詔惟乃之休

樞密院副承旨元宗孟可文思副使制

敕某將事樞府克謹奉承厥由省官往貳使秩服勞于
外思稱茂恩

皇太后遇同天節典入內東頭供奉趙諒可文思

副使制

敕原註腦詞同前同天之澤進序官榮往服恩章愈思懋勉

西京左藏副使智誠可文思副使制

敕疆埸之臣久勤征戍不有勸賞何以閔勞遷爾一官是為寵數

三班奉職周閎中可右班殿直制

敕具官某爾父將事公府以能屢遷今復累勞盍升使秩頗睎廉善乞寢茂恩是加爾官以就清志往維祇服

共勵忠勤

堂後官兼提點段繼隆可承議郎時偰可奉議郎

制

敕具官某爾為公府之屬而能將事恪恭有勞可録朕于爵賞何所愛焉敘進厥官往祗乃服

宣徽院通引官行首解中立可三班借職制

敕朕罷不職之官而宣徽院廢以爾祗事歲時頗久錫之一命其往慎哉

奉議郎蕭國鎮可降授宣議郎制

敕具官某朕順攷舊典敷同官儀凡在臣工卒從新秩爾雖罪廢猶不汝遺錫之訓詞用更位號其往祇飭尚

益厥愆

步軍都虞候英州刺史林廣可衛州防禦使馬軍

都虞候制

敕曩者瀘南之戎寇我邊鄙蠢爾匪茹敢煩王師朕命將臣討茲無赦具官林廣有勇有謀克承廟算往殄巢

穴人罔繹騷戰功居多無負任使擢登禦防虞度騎旅是為休寵益務忠勤

東上閤門使王光祖可四方館使皇城使忠州團練使姚兕可果州防禦使制

敕瀘南之寇負固亂常乃煩王師罪在不赦前啓後殿左右是翼惟時將帥各迪有功具官王光祖忠義秉心深入擊討蟻聚殄滅師不踰時朕圖汝勞擢司賓館其務忠報以對茂恩其姚兕朕嘉汝勞圖厥襃勸進司兵

防往務忠報

宗室仲峭可贈安化軍節度使制

門下先王崇建蕃屏無專享于文武之功同姓分錫賑膰庸展親于伯叔之國乃眷公族之茂蔚為王國之華其于云亡惻然永悼具官某小心而畏義強志而婉容頎然高明輔以禮樂用能帥乃舊德光于前人豈獨恭儉孝悌之修沒有遺範以至始終哀榮之極備于歸全日月有時窀穸告具其錫爾祉以將余哀雖云飾終特

出異數苴茅元社易乃通侯之封金節雕戈畀以元戎之命

故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可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敕具官某祖宗之法敦敘九族生見褒優没有榮號情協禮稱朕用丕承爾以近親秉德信厚永言淪逝良用盡傷褒榮飾終國有舊典尚兹冥漠克享顯休

濮安懿王孫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江左千牛衛將軍仲郵仲的仲葳各王韶案此上有脱誤字女封邑號制

敕朕于大臣之後䘏孤録遺而遺奏以爾為請用錫封邑庸示褒優思顯而親其務祗服

宗室仲容所生母王氏可封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所生母王氏靜德是將嬪于宗室克生賢息似續有休爰啓邑封厥惟華寵思稱朕命其克欽承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曾祖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可追封英國公制

敕朕惟成王推皇考右烈考之心而後及于文王又推

而上之至于后稷率爾之義豈特王者有是心哉蓋王天下者獨致其隆耳朕欽輔臣原其親考尊祖之意使伸其恩以追榮三世蓋非遠求也具官某曾祖明含章在躬克開厥後積仁累慶施及孫曾後先相望作我良輔嘉謀在國維爾之詒有華衮章亦既無愧光靈弗昧尚監兹哉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曾祖母某氏可追封韓國太夫人制

敕朕廣德澤申勸輔臣有以一身而榮三世其生者貴死者見封曰惟故常厥有宜稱性情度數蓋無得加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有言有容行應圖史作合良士家用榮懷亶侯多祥實始茀禄來毗國政是生曾孫朕擇爾封莫如韓樂尚兹休享長佑後人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祖用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可追封衛國公制

敕自古忠臣常出于慈孫孝子而孝子之愛其親慈孫

之尊其祖天性厚矣苟用人之子孫而薄其祖考尚何以責其忠哉具官某祖用之處身恭恪應物和靖天篤之慶以有聞孫為時宗工恂善之效徙封大國尚克歆承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祖母某氏可追封燕國太夫人制

敕禮者因時而造固有起于後世而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存乎其時而已朕即人心以義起禮褒其子孫

因使死者有爵雖古所無豈負于禮之意哉具官某祖母某氏克明静德休有淑聲是興孫謀以佐王國載錫之地自越徂燕靈其有知歆我明命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父益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可追封楚國公制

敕先民有言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君子之所謂孝也已朕率是道以臨卿士登用厥子因隆其親使名協位稱以大國人稱願之意具官某父益允修厥猷忠

孝惟寶是產哲輔來寧邦家克紹德門以永譽處他人無一爾有二人錫之土田大啓楚宇天下稱願豈不偉哉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母某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制

敕古之慶賞尚得與其鄰里鄉黨相共矧伊親矣可不及哉具官某母某氏婉娩聽從爰得良配饋我黍稷克堪厥家媲德合善謂宜壽考豈嗇于厥躬以昌嗣子乃

遷大國于魯有休言告继脩尚克嘉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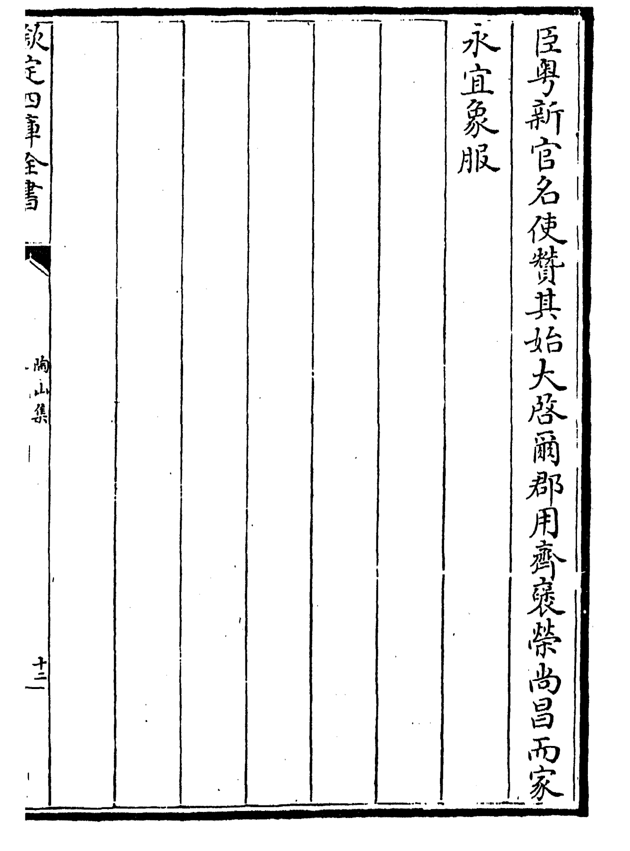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母某氏可追封魏國
太夫人制

敕昔孟軻之母亡軻祭前以士後以大夫蓋君子從禮視位之高卑與禄之厚薄肆朕寵綏臣工率禮不越朝與燕坐榮則逮親然位有高卑故封有遠邇雖自我作豈與先王異意哉具官某母某氏為婦若母若為威姑無所不宜以底燕譽均仁七子間有俊傑爾子安石嘗

以道相朕賛成政法布在四方今更官儀允釐庶職維汝安禮仍在倚毗有蹈有知咸迪玆訓賜之全魏軻母是光尚玆淑靈克享榮報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安禮妻某氏可進封魏郡夫人制

敕禮之為道取稱而已故夫尊于朝妻榮于室厥有彝訓朕敢弗循具官某妻某氏興自慶門來嬪顯族慈從婉聽習熟見聞茂厥壼儀靖嘉維則勵相君子作我輔



臣㪽新官名使贊其始大啓爾郡用齊褒榮尚昌而家
永宜象服

陶山集卷十

陶山集卷十一

宋 陸佃 撰

敘論

神宗皇帝實録敘論

上聰明睿廣臨政英果而將之以慈仁敬事兩宫篤于誠孝遇諸王宗室甚友愛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賓宫中自行三年之制後歲時酌獻别廟每至繼仁殿即慼

哭流涕哀動羣臣雍王顥曹王頵請居外第章數十上

弗許至太后為言之猶累年而後可加以聖學高遠深

知道德之意每論經史多先儒所不到雖兵書律令無

不貫達至于舟車宮室器械之制亦極其妙百官賜見

顧問各以其職常出人意表多不能酬對然上恐其失

次輒顧而言他終不面窮之也熙寧之初鋭意求治與

王安石議政意合即倚以為輔一切屈己聽之更立法

度拔用人才而耆舊多不同于是人言沸騰中外皆疑

雖安石不能自保亦乞罷政事然上獨用之確然不移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輒改容為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相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迹未有若兹之盛也及安石罷相上攬綱柄而自為之益加勵精因任原省賞罰有序旁延俊茂與之立功而政治文學法理之臣各以其彙進得盡所長雖拳勇之士亦皆作使士有獻書闕下往往朝奏暮召拔之常流之中而奬用之雙日一御講筵雖風雨不易

禁中觀書每至夜分遇休假猶閤御便殿訪政事日昃或不遑暇食至兩宫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嘉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在位雖久未嘗御賞花釣魚之會其幸西池與民同樂亦纔一二至爾是以羣臣悚惕奔走赴功百度齊而萬事理勸農桑興學校講禮文議音樂修令式定歷象正官名申軍政下至道家齋祭科儀亦皆有法度一日執政事已語及淤田之利上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汎

浮滲漉溉灌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為肥沃朕遣中使往取淤田之土自嘗之極為細潤輔臣恭聽德音皆以為上之愛民博求物理精意如此雖炎帝之嘗百草禹之辨庶土唐文皇之吞蝗殆無以過也交人犯塞命將討伐既克廣源州知桂州趙卨以為歲用戍兵三千十死五六可以守禦上曰朝廷比以乾德犯順焚刼三州故興師討罪郭逵不能翦滅垂成而還今廣源瘴癘之地我得之未為利彼失之未為害一夫不獲朕尚憫之況

十死五六耶河北緣邊安撫司嘗言邊民王習于北界市到馬尋牒送順義軍訖上曰時聞北界知賣馬人名氏皆寘極典全家逺配兹亦可惻自今如北界無移文根究即差人夜放界首其獲到人毋令通祈賣馬人名氏及所居處免令屠戮蕃民若高麗于闐諸國皆務以德懐之梯航而至無虚歲平居亦閒言兵然非羣臣所能望也每邊奏至處畫常中機會號令諸將多下手札詞協事稱皆粲然可觀故平瀘戎闢洮隴南征交趾西

討靈夏威聲所加震疊海外常惋憤敵人倔强久割據燕慨然有恢復之志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一章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乂積帛內帑幾以募士曾孫承之敢忘厥志每庫以詩一字目之既而儲積如丘山屋盡溢不能容又別命置庫增廣之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其規模宏遠如此迨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

餘財羨澤至今蒙利嘗語侍臣曰善為師者無智名無勇功自周以還惟漢高祖為近之若魏武可謂有智名若項籍可謂有勇功然皆不能一天下竊觀聖謨博大豈嘗須臾少忘藝祖之志哉嗟乎天不少延不及宣究駿功偉業以竟一代之能事然在位十有九載積精會神興為建立所以作人經世之略亦足以度越漢唐追迹三代矣況復謙沖退託去華務實終辭尊號弗受抑盛德之舉也然則廟號稱神姑徇天人之意爾

序

爾雅新義序

萬物汝固有之是書能為爾正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莊子曰中無主而不正外無正而不行舊說此書始于周公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廣之雖不可攷然非若周公子夏不能為也故予每盡心焉雖其微言奥旨有不能盡不得謂不知者也豈天之將興是書以予贊其始譬如繪畫我為發其精神後之涉此者

致曲焉雖使僕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

鶡冠子序

鶡冠子楚人也居于深山以鶡為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于刑名傳曰申韓屬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于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奥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

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謬不可攷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為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攷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也九十適周文王曰先生老矣對曰使臣捕獸逐麋則熊老矣若使坐籌國事臣尚少焉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實諸子濫觴之始今十有五篇者

蓋闕而列子天瑞篇稱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其力命篇又稱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者即南華藏舟趣鶴之義也而今其書無之則熊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可不惜哉文字脫謬為之校正四字增者七減者八注百有五十二字云

送李泰叔序

二南之詩多矣而名南之王道成于騶虞周南之帝道成于麟趾者蓋國君之尊至于仁賢公子之貴篤于信

厚而後關雎鵲巢道化德教之應極焉何則富貴之族氣驕貧賤之士志苦逸樂之習難移憂勤之性易感也是故好德樂道之士出于憔悴枯槁之家者多焉至若高明之裔累世貴達非夫篤信而好之者則不足預此也眞定泰叔故宰相文正李公之家也宰相之子翰林翰林之子尚書相繼而貴蓋三世矣眞宗皇帝以為宋之世家嘗于從容語翰林曰卿之保守門戶如朕之保守社稷也其家世如此今又有泰叔焉泰叔好學樂易

氣質混然如渾金璞玉而又以遠器望之與人無疑喜嘉容典衣延之與其妻無明日之飯不顧也以此其志意使不為理鄣不為事蔽以明擇其始以剛保其終而遂能成就其才則尚書之後保翰林之門戸者斯在泰叔矣官于會稽與予遊相好也既别姑道此以勉之

書後

書王荆公遊鍾山圖後

荆公退居金陵多騎驢遊鍾山每令一人提經一僕抱

字說前導一人負木虎子隨之元祐四年六月六日伯時見訪坐小室乘興為予圖之其立松下者進士楊驥僧法秀也後此一夕夢侍荆公如平生予書法雲在天寶月便水二句便初作流字荆公笑曰不若便字之為愈也既覺悵然自失念昔横經座隅語至言極迨今閲二紀無以異于昨夕之夢人之生世何如也伯時能為我圖之乎吳郡陸某農師題

書王文惠公詩後

山陰陸某嘗觀如公徳宇固相度也猶欲留此示有命焉然世之人褰迷狗茍以幸富貴者何哉元祐庚辰十月二日

記

越州寶林院重修塔記

於越有山焉嘗飛而至其名為寶林有靈鰻岫居禱旱輒雨山雖不甚高而花木蕭閒自然出于塵垢之外吳越春秋云范蠡初作月城缺西北此峯一夕飛至實瑯

瑯東武海中山也蓋三神山俱在渤海中其上臺觀皆金玉而羣仙據之昔嘗有飛者茲山豈其類耶疑以仙聖久居亦舍不死之藥因以仙去故能乘風凌虛輕舉而至此不然何以能飛也越人以儲茲山之粹固多奇秀有仙國之餘風而其陰功著在福庭煉丹辟穀幾換金骨若余大父是也其獲承遺緒槩聞其一二矣故常希跂聖真而屢至其寺觀所謂鰻岫錫痕巨人之迹為之躊躇四顧以想像三神山于此已而登其塔高雲不

違簷咫尺俯瞰闤闠若累塊積蘇焉越人瞻之遥以起信蓋乾德中漢南王之所造也熙寜十年八月丙申其寺與塔俱焚光影所照其彤燭天鳥皆夜鳴逮曉一木無遺者山勢斗輕更欲飛舉而城郭氣象為之荒凉居無何廣平侯程公來領州政目無全事百廢俱興而有多餘之閒升鹿麗龜望之悵然且思有以復之自其塔始而宰官比丘與其州人莫逆公意于是良木之施雲如椎鑿雷如斧斤風如自春迄冬費幾萬緡而嚮之烟

燼之餘已斕然金碧與日星爭麗矣何其速也蓋公自少年已擢顯科治外處內四紀于兹天下稱其才焉今雖老矣而謀國尚壯如獲興事造業更以協濟神明之運其將為公識其大者然則一塔之敏尚其餘事也

台州黄巖縣妙智寺記

佛出西方不知幾千萬里其書之契理會道與中國聖人之言一又其神靈之寓光景著見若今峨眉天台感觸之異非獨中州之人聞而趨之雖西域其徒亦累譯

而至也與道家之說蓬萊方丈乃在煙海渺茫荒忽不攷之外異矣黃巖遠邑也其隣天台其俗無貴賤大抵嚮佛雖屠羊履豨牛醫馬走漿奴酒保淅澼之家亦望佛剎輒式遇其像且拜也以故學佛之徒飾宮宇為莊嚴則吝者施財惰者輸力傴者獻塗眇者效準聾者與之磨礱而土木之功蒼黈赭堊之飾殆無遺巧然其最佳曰妙智寺蓋建隆中僧南惠之所造迨今百年繼者非一而卒成之者如吉也余聞之也夫所謂妙智者佛

之所知是也疏觀泛應無適而非真可得而不可求可知而不可授雖毋欲以與季不能也蓋智難口傳妙須心解如此令以名其寺如吉與其徒託而居之矣當知是也彼世之人舍是弗圖而逐逐于外以事莊嚴則雖飾以金銀絡以珠玉譬猶蜃噓成樓半出霄漢其彩五色終非實相如吉善住持買田數百畝延十方衆以為無窮永久之賴邑人多之而余兄嘗宰是邑言其善故與為記因附以所聞使刻諸石焉

永慕亭記

熙寧三年予之同年友衢梁陳君澤民會葬其親于州南龍塘之原而屋其墓之南嚮以致孝饗而命之曰永慕之亭謂夫榮禄之不逮吾親而恨慕于此亡窮也其後二年書走京師屬予記之而叙以書曰沐天不與幸嘉祐中先妣棄諸孤于齊先妣之憂未禫而先君如京師捐館舍先君之禍又未祥而先大母復棄諸孤于齊首尾四年三遭大變護持重喪千里旋反而先君客殯

未克東也居五年沐天與幸既中第矣始克奉先君之柩以歸三親之喪雖畢集鄉里未顧何有一坏之土以封瘞也西安徐氏閔沐之貧無以葬以其地與之于是沐之志遂焉蓋扶舁之艱難經營之勤苦至于如此此沐之所以屬吾朋友以記也余聞之也自王者之迹熄而澤亡南陔白華之詩不作于世而先王之美俗敝矣事親者齋無以潔身戒無以養志廉恥衰陵孝友微缺而其末流以至于今猶在也澤民于是時乃不易乎世

而自拔于常流之中禄不逮親而懐無窮之慕其孝可謂至矣使澤民由是焉擴而充之則南陔之養今雖無所及矣其所謂白華之潔而以事君則忠以事長則順終于隂可以通神明而陽足以厚風俗者將在于兹此予之所以記也

適南亭記

會稽為越之絶而山川之秀甲于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于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

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輝映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户之閒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沿鑑湖上蕺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于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

眞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聞往焉初届佛剎横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為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尚疎木葉微合峯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絶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飲而賞焉水轉抱轉清山轉望轉碧而俯

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宫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
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于是闔州以為美觀
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潔雅嬉遊皆乘畫舫平
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
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
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摹寫
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于發
揚幽懿豈特責一山而已凡此鄉之人藏道蓄德晦于

耕隴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正仰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摶風雲而上哉

陶山集卷十一

陶山集卷十二

宋 陸佃 撰

書

答陳民先都曹書

辱書問以所疑某亦疑者嘗試言之足下其擇焉蓋召公有詩周公無之者公聖人也聖人無名故周南之詩美不于文王于其后妃而已譬如傳神畫眼眼似而神

從之也小星衆無名星也以況賤妾則三五在東維參與昴固夫人也于陽星言其數數陽也于陰星言其名陰也數對象則為陰對名則為陽譬如編氓甲在其東則乙西鄰也若丙又在其西則昔之西者今東矣葢先王取義隨物轉徙非一端而已至于栢舟不言父者女比于母者也堯典四星獨于南方言火言火于南方為宜故也秋言毛毨冬言氄毛者孔安國謂毨理也葢秋鳥獸之毛尚淺毨不勝毛故視之則毛毨而察之則

毨也至冬而氄毛不勝氄視之則氄察之則毛也此與春秋六鷁五石之辭畧相類先王之法言多如此故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舜典言嶽獨東言岱言巡守獨北言朔朔言終則有始也岱言代則有謝也于時之始言代則有謝于方言終則有始亦言之法也如初以著四時之同是以不言南也且北方陰陽具故北一名朔朔陽也北陰也豈特此也哉物有玄龜纏蛇藏有左腎右命至于卦又謂之習坎習重也是以天

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蓋藏玄之所在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實在于此故文兩人相背為北象兩己相背為黻古之人胥訓誥不必親相與言也以文與象示之而已噫言道而至于此亦不可以容聲矣若夫寅賓寅餞足下所謂先王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是也夫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雖尸居衽席之上可以騎日月也况賓而餞之乎以此讀書蓋有大者焉非徒析毫解縷而已方今學者之病正在此殆所謂

繩上生蛇者也足下有美才善質誠能運精神動心術求其大者豈遠乎哉嘗聞九方皐之相馬曰牝而黄馬至乃牡而驪伯樂喟然太息曰是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蓋神之所會得其精微而遺其麤麤學乎學誠如皐之所觀雖以成變化可也故曰千轉萬變而不窮魯國儒者一人而已某迷謬日久所論尚不中願更疏示

答周之才書

某頓首近辱手筆問我以疑區區多故不即為報實用愧惕蓋天子之廵守大禮也故凡大山川于其所過則祀之于是時則歌般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廵守而祀四嶽河海也于其所至則望之于是時則歌時邁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廵守告祭柴望也蓋過而祭之則非至也臨而祭之則非望也故般之序言祀四嶽河海而已不言告至又不言望與時邁之詩異焉非柴止于一詩而望有二詩也若夫柏舟曰言仁而不遇獨稱言者

疑若有意樛木之序曰言能逮下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而北門又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如此者衆矣不皆有意似無說也古之言九州禹貢始于冀終于雍者此禹之治洚水先後之序也周官始于揚終于并者此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也蓋以古攷之言海岱及淮惟徐州而後言淮海惟揚州言荆及衡陽惟荆州而後言荆河惟豫州則所謂始于冀終于雍者禹之治洚水先後之序決矣以今推之揚之地在青之下徐之

地在并之下則所謂始于揚終于并者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似矣爾雅九州之序則以夏周攷之皆不合郭璞以為蓋殷制也言蓋者璞亦疑之則其真不可得而攷矣闕之可也蓋君子于其所不知雖不敢忘闕亦不可强通也書曰佑賢輔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賢德孰為而分者蓋德者德而已矣賢則又兼其行也記曰君子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蓋有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未有有行而無其德者也詩曰肅肅

兔罝椓之丁丁而序詩者以為莫不好德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而序詩者以為賢人衆多此一證也又書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遂不如顯之重而言忠在良之上輔不如佑之重而言賢在德之上此又一證也賢德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易曰正言斷辭又曰其辭文其言曲而中言辭孰為而辨者蓋成句謂之言成章謂之辭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成句謂之言明矣乾之彖曰大哉乾元云云坤之彖曰至哉坤元云云而

孔子謂之彖辭也之六二曰也如邅如云云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云云而孔子謂之繫辭則成章謂之辭又明矣言辭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孔子之論顏子曰其殆庶幾乎者此如先生之誌深甫曰其于為雄幾可以無悔也言殆而又言庶幾則顏子之于庶幾纔近也言幾而又言可以則深甫之于可以纔近也君子之所以品藻無者不敢誣有者不敢略蓋如此夏官之職方言貢而無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為政因賦而貢者也故

以法取之不責于所無不恕于所有所謂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是也秋官之大行人言貢而有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為教因朝而貢者也故以教取之而使近者貢以尊遠者貢以卑所謂侯服貢祀物要服貢貨物者是也莊子曰德兼于道即老子所謂天法道也莊子曰道兼于天即老子所謂道法自然也蓋自然者天中之天也郭象曰天者自然之謂而河上公曰天中復有天某取之希聖以為睎周之比言宜若不同乃如某所學

則惟朋周之此言宜若不異也又蒙謂某在越為學者說詩而以不及聽見慕此似希聖惑于妄者之傳而殆非相悉之辭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古之教者如此孔子之弟子又記子路未之能行不欲有聞漆雕開未之能信不願有仕古之學者如此而今之不善教學者多反此好名者以說書為德好利者以說書為功而隨之學者聞之于不問聽之于不思適如風之過耳常自皮外而去豈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此正荀子所謂

口耳之學者也教者道之所以不尊學者功之所以不倍由此之故耳故某在此未嘗為人說書而亦欲希聖慎之也然不與希聖相見既久矣恐所論尚不中有所見焉幸教我蒙許見臨顧如前約予日望之也未間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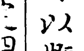
答李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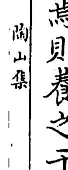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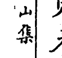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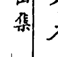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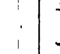
某頓首李君足下前辱臨訪以書為賜其言及于微妙之學而乃許不肖謂能知之且將就學以取正焉此有

道者之所畏而非足下之所以望某也適居鄙疾不獲面造慚惕慚惕雖然足下之意勤矣某雖不敏而幸亦槩乎有聞聊相為言之不敢默默而已也蓋君子之學有體有用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而古之聖人本數末度足以周上下圓神方智足以盡往來而蹈常適變莫逆于性命之理者如此而已矣故二帝三代之士有得于聖人之道而仁足以教者必告之以此有求于聖人之道而智足以學者亦必問之以此自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夫子没而大義乖道德之體分裂而天下多得一體諸子雜家各自為書而聖人之大體始亂矣故言體者迷于一方言用者滯于一體其為志雖篤其為力雖勤而不幸不見古人之大體長見笑于大方之家者由此也嗟乎道之不一久矣而臨川先生起于弊學之後不向于末偽不背于本真度之以道揆持之以德操而天下莫能罔莫能移（案莫能移上文原闕二字）故奇言異行無所遁逃而聖人之道復明于世某亦幸當此會而偶

獲承教于先生之門其所謂君子之道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嘗聞其一二矣故四方之士有意于某而以此問者未嘗不以此告也況足下之質有可以受于道者又挾鄉里之契而其意且至焉則某之所有自非所無者安敢有惜于左右哉葢孔子去魯事與齊不同君子之道所以待父母國者與他國實異也鄙疾方愈未可以出風尚阻造謁姑道此以為謝足下諒之而已

















答史仲至書

某啓為別久矣引企友益無須臾之頃不在此辱承手筆因小官役役多事益以無聊此涉人間世者之所常然而勢有不可如何者也蓋古人所謂開口而笑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正類此爾惟君子達于性命之際故分內之常可以義處而意外之變可以理遣也如吾仲至有受道之質而言足以守中行可以鞭後使少加意焉則養之于四十可以不惑縱之

于七十可以不踰而所謂下學而上達于性命之際者是不難也何至乎三十而無立五十而無聞乎卑辭之及此亦已太巽矣某承乏于此行將成攷四方之士問足以起予辯足以助我者日益以至蓋後生真有可畏者非特可愛而已迺如所謂使追之者躍如視之者瞠若則予豈敢此朋友借譽之過耳雖然某也從事于斯不為不久矣課老易之無而責有温詩書之故而知新所謂性命之天理道德之仁義雖不盡曉然不可不謂

槩乎其嘗有聞者也顧未知何時復獲瞻際坐吾仲至以發予之狂言庶幾如不動之質而以妙斲施之雲之者蠅若運之者風如也未間千萬以道自愛

答宏姪書

所問禘祫猶當如前說但用致夫人前說恐誤夫人左氏所謂哀姜是也吾姪疑詩亦右文母恐于禘而祭天為礙蓋詩言後世推先王所以右考妣之心于是乎有禘耳于禘而祭天奚礙吾姪又疑禮喪三年不祭惟祭

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恐于既練而後祫為礙蓋喪三年不祭謂外事不祭耳于練而後祫奚礙且新主即廟與其祖妣合食固禮之情也仁之實親親是也義之實尊尊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故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道進于禮矣夫事師者不疑而悅回也是也疑而不悅由也是也回也不疑殆不若由也之疑而不悅有以觸師使言也吾姪勉之而已

答崔子方秀才書　粲子方涪陵人流寓淮南時尚新學子方三上書請復春秋不

報遂不應舉所著有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崔君足下僕與君一在揚州之南一在其北惟是雞犬不相聞也又平時未嘗有交臂之新半面之舊惠然貽書問我以春秋何耶豈非足下與僕氣同聲比不待相見而相知也春秋孔子自為之書也辭雖數萬其指數千褒貶繫片言隻字而萬物之聚散皆在焉雖游夏不能賛一辭于其間逮今千有餘歲未有能精之者也若陸淳纂例近時孫復發微學者頗宗焉淳于經固疎而

復為踈尤甚昔常秩謂發微動輒有罪商君之法耳非聖人忠恕之道王回以秩為知言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知此則知春秋矣蓋春秋撥亂以令責令彼善于此則可知矣而發微以王責霸是不知論其世之蔽也故余每患學者宗復無所折衷竊嘗盡心焉頗見聖人之旨一二惜夫剚公歿矣不得而證也今足下好學善問有意于我聊相為言之夫經一而足春秋

之傳不係舊史存否可知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焉耳然則說者曰春秋無例誰歟春秋無褒誰歟春秋不過數十事又誰歟若夫荆公不為春秋蓋嘗聞之矣

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案安石不以春秋取士至謂為破爛朝報獨此論甚正疑未必出自安石或佃欲為師迴護其短耳由是觀之承學之士驟而語禮不知其本也驟而語春秋不知其始也倒經而言逆而說者人之所教也安能教人至于三傳得失公羊于經為精穀梁次之昔仲舒學公羊者也公羊能使仲舒三年不窺園乘馬出入不知牝牡

則其所得殆非十之二三也足下更博攷而深求之譬

如食稔其味在後嗟乎百年人之大期也至者萬無一

二中分百年余已半聰明非復前時也惓惓之意不敢

以虛辱恐所論尚不中足下擇焉可也餘非面論不能

悉

陶山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山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録監生臣周以勳

陶山集卷十三

宋　陸佃　撰

啓

及第謝啓

宗官奏籍遽冠于英游天子臨軒復躋于異選退循忝冒實有黴緣此葢伏遇某官器務并容義敦善誘致茲庸瑣獲豫甄升誓殫補報之勤用答題評之厚其于感

愧罔罄敷宣

及第謝二府啟

奏籍省闈偶居于前列試言宸陛復玷于上游祇荷寵靈切深震慄恭惟得士之實要在取人之難漢魏以還法不如于三代隋唐之際弊尤甚于兩京篆刻相高風流寖蕩維聖王之嗣歷邁治古以搜賢煥乎其有堯文粲然而興周道追臨軒之覆試攷射策以甄收于一朝俄忽之間去千載因循之獘宜獲士林之秀庶諧賢路

之求茍屬非才曷符羣望如某者稟生椎魯趣世拙疎
清白遺孫幸緣于祖慶詩書教子復恃于親嚴道之真
治身竊嘗有意古之學為己終冀無慚因迫勢于貧窮
遂强顏而干進瓦摳輒巧糠籟忽前猥自下陳擢居異
等靜言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宏業經天精忠
許國德功兼茂名爵並尊英雄入于彀中為之進退風
采傾乎天下莫不奔趨無遺忘賤士之心有長育賢才
之志收之不滿之篋振以有餘之光致此孱庸預兹亨

會黄中通理幸仰于嘉猷精白承休誓酬于大造

除中書舍人謝丞相判公啓

濡毫頭而記動方愧超踰批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受恩彌重圖稱愈難恭以特進相公先生氣大至剛心精惟一降從崧嶽之峻出應崑河之清遵大道之甚夷障狂瀾于既倒度關而覆雲氣嘗為著書貫夜而省夢魂果諧作弼進已見大儒之效退將為百世之師兩得所圖會歸于極而某學初為已才不逮人偶多在于門牆

遂少窺于闉奥而無葢護商也之非風乎舞雩嘉㸃爾之志具蒙善誘深被樂成是致甄收不遺蕪陋魯雞伏卵知長育之難酬䰟鵲遶枝歎依棲之尚遠惟不慚于仕進庶無負于師承

除中書舍人謝二府啓

濡螭頭而記動方愧超踰扺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伏念某性惟中下族本單平紫氣東來偶知于問道青氊故在粗識于傳家敢處人先每安分内逡巡仕宦雖異

隴西之遊荏苒歲時頗肖周南之滯長安十載太學三年孤進若迷靜思如夢比從鄉國再望闕廷豈云一對于清光遂爾屢叨于殊奬始求字訓旋預禮文備儒館之校讎陪書筵之勸講更從右史進直西垣雖寵渥之自天實夤緣之有地茲蓋伏遇某官大忠儀世宏業經邦堯西和仲而嘉成舜右臯陶而善治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衡之正遂令蕪陋亦與甄收某敢不正學以言中道而立當有終于志尚庶無負

于生成

潁州到任謝二府啓

叨膺制檢獲領郡章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借助伏念某器能甚陋資望素輕粗識廉隅竊循分域偶遭先帝遂躐稠人屢易歲華一安時命十年騎馬固慚處士之高風雙日垂簾久綴從官之邇列曾微補報幾致顛隮因剡奏于嚴宸丐分符于便郡尺蠖俟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曲蒙詔可豈曰才

堪兹葢伏遇某官精識際天純忠許國萬靈蒙福庶績咸熙堯作大章葢得一夔而自足舜不下席實資左禹之相維顧維淺迂最荷憐眷付以近民之任使之報主之知某敢不虔奉教條務强政治當官如水況臨清潁之寒流與物為春願奉洪鑪之煖律庶收薄效少答洪私

潁州到任謝蔡州王左丞啓

叨膺宸渥獲領州符已布寛條方承巨庇伏惟某官大

忠許國精識際天抱超卓之竒才丁太平之昌歷有民與社暫騰禱祷之謡維鼎及鼒行正鹽梅之任内顧涼瑣仰鄰治封曾無從政之長乃有依仁之幸趨風尚阻跂德徒深

鄧州到任謝二府啓

求試潁尾莫窺千里之憂就遷秦頭仍總百城之重載惟忝冒第劇兢榮竊念某拳曲散材汗漫末學猥緣先廕早玷儒科歴驥低昂空有心于長道蠧魚生死殆未

脫于陳編客難東方人愚百里偶遭逢于先帝遂超躐于稠人受恩不貲圖報無所髯龍忽遠腸鼠漫存迨日月之兼明戴丘山而加重爰求外補用益中慚惟東潁之近州有西湖之盛槩全家飽足終日端閑豈圖隆私更徙巨鎮叨塵踰甚稱効茫然三顧頻煩想見昔賢之際遇百花洲渚適當聖世之隆平顧惟何堪而有斯幸茲蓋伏遇某官公忠亮直博厚高明民繫戚休國隨輕重迪上以先王之典納人于君子之塗遂令虛孱獲與

任使願因餘澤促就微勞重念偏親每懷弱弟鄉闕頓遠音問難常雖公義之是先亦私恩之寖迫神椎甚鈍肯睎汝鄧之風畫繡可歸尚懷明越之念終干陶治少副庭闈顧賀燕之歸飛更于誰屋庶靈蛇之出報不在他門

江寧府到任謝二府啓

將母有懷每陳于私懇牧民無狀誠愧于數遷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推指竊念某倭遲薄宦濡泥迂儒初

漸洛下之少年仍抱漳濵之多病偶縁僥倖遂歷清華去朝廷固無所思在州郡未有所補忽叨會府復近鄉關維建業之名區據秦淮之勝槩土風甚美公事不繁山護金湯信登臨之可賦潮通臺沼豈寂寞以空迴又况歲時順成民物安樂儁遊庠校雖遼海之已非新過闕庭顧長安之未遠載惟忝冒良有夤縁茲蓋伏遇某官聖世巨人皇家隆棟兼兩宫之厚眷聳四海之具瞻愛惜人材持平國柄致令蕪陋獲被甄收其敢不睎三

代之寧侯踵兩京之循吏丹心期于報主白髪出于爲民環玉可銜肯效禽魚之細鎁金不躍一歸鑪冶之公

泰州到任謝宰相啟

恭擇日時已臨職事尚叨民社仰繫陶鈞伏念某奮起諸生遭遇先帝擢自庶僚之底使陪法從之中殞首未酬攀髯忽斷況承信史敢徇他人然而智短材疎勢單力弱論涓埃之小補或有可矜責天地之大恩誠云不報向蒙容貸獲免竄投此蓋伏遇某官澤潤生民道佐

人主以節義大開扶持鉅業以高明碩望經緯萬方斷自聖心蔚為時棟事功式序宇宙蒙休曾何丙魏之足云當與夔龍而並駕某方縻謫籍竊恃闗恩雖坱圠之無私亦生成之有自載惟末路永託洪爐

海州到任謝二府啟

謫守海陵逮麥禾之再熟恩移朐阜亦飽煖之一麾祗荷陶鎔實深名戴竊念某才能素薄運命多竒偶竊科名誤膺宸睠亟叨麈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果致疾顛

尚繄宏庇一違恩館再領州符況東海之煙濤接西溪之風月居民富庶過客稀踈載惟便幸之多盡出生成之賜恭以某官元勳冠古精識際天智無間于幽深仁不遺于微賤搆衆材而成厦與萬物以為春遂令芻微得備器使再念某素蒙奬借最荷矜憐方此向隅或少妨于衆樂苟焉得斧當盡釋于羣疑矧有高明務昭忠善幸賜洗金之惠敢忘銜玉之恩弱羽雖傷願集權衡之上孤根可託請居桃李之間

復集賢殿修撰謝二府啓

節藩重寄秘殿華資祗荷鈞陶實深愧慄竊念某生爲書蠹分是醯雞偶遊夫子之門牆曾侍先皇之軒幄恩私莫報罪戾滋多戚本自貽敢嘆周南之滯老將誰顧分甘冀北之羣豈圖孤生忽辱再造兹蓋伏遇某官仙姿異稟台極元勲博厚高明公忠亮直堯得一夔而自足舜惟左禹之相知坐判忠邪旁求俊乂遂致羈窮之迹得逃黨附之餘桃曰膽之已深憑于渠雪摧其乾矣

更曲荷于生成某敢不吹韲懲前書馬慎後誓有收于
末路庶無負于初心勉著微勞用酬盛德

蔡州到任謝兩府啓

情雖易辭過實難屢悉從湔濯仰荷陶鎔竊念某𩻽盈
窮鱗泥塗病翼命維繫于斗水心久成于寸灰一去國
門十更年籥省中啼鳥分掃迹于冰廳海上狎鷗故馳
神于魏闕敢圖台眷特賜甄收既逃餘黨之間仍襲舊
人之後掄無疵病雖云覆育之自天王有精神實以含

藏之為地睢惟上蔡特近中州介于淮潁之西越在汝墳之北土風甚美産神物之著龜公事不繁帶仙壺之日月静言昧冒深切兢惭此蓋伏遇某官邦家光輝社稷勲德日開國境時信天工尹居伊陟之前公在成王之左金丹九轉自收起死之勞蛇珠千枚未盡謝生之意

回蔡州交代李閎郎中啓

叨塵書殿假借節藩久無披霧之由忽有及瓜之代併

爲厚幸良劇懽悰恭以某官問學該通襟靈夷曠早奉
使華之重益增朝望之隆暫寄藩宣佇歸省闥重規禝
矩敢忘踐墨之思綿力弱才空抱續貂之愧炎蒸在候
承際匪遥更宜保綏用符傾頌

除右丞回諸路監司啓

誤被宸恩進司省轄曾牢辭之莫遂知叨據之難勝敢
意撝謙曲垂緘問

除左丞上親王免啓

恭惟某官間平賢王魯衛大國能密移于造化或陰借以齒牙敢勾敷陳庶諧矜允

除右丞上二府免啓

誤被非常真知不稱自初聞命非偽為辭矧素昧于經綸敢遽參于步武恭惟某官明堂隆棟太社元龜能回天心善救人物顧因進對曲為敷陳儻上聖之矜從乃大賢之賛助永懷厚德實倍常情

除左丞上二府免啓

寶章批付實為非常瑣闒塗歸已云不及仕進迅速君
恩頻煩匪畏臚言仍虞鬼瞰顧假黄金之諾請辭碧落
之除俯燭微誠仰繄盛德恭惟某官建時皇極保國太
和股肱漢之蕭曹筋力堯之稷契能容移于造化刻嘗
借以齒牙敢匀敷陳庶諧矜允

賀刑部徐侍郎啓

伏審寵膺中渥榮陟近班副九重欽恤之懷協四遠僉
諧之論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躔閒氣策府瓌才雖陪

貴士之遊猶秉寒儒之操果從三館爰列二卿銜錦而歸嘗覩昔年之龍化摶風而上更聞今日之鵬飛教由是孚刑以之措雖所願學孔子乃儒者之素心然淑問如皐陶亦古人之能事佇迎殊用益峻羣瞻具為忻愉實倍倫等

回發運孫龍圖啓

伏審光膺宸檢榮總漕權分九重宵旰之憂副一道吏民之望伏惟慶慰伏惟某官踐揚甚久名譽素高負超

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運紅牙運筭暫縻强富之籌綠底頒書即迓褒升之命方修慶牘首辱珍函既深慚佩之懷更厚綏將之望

回黃裳狀元以下新進士啓

伏審祇膺睿澤榮擢殊科伏惟慶慰某官先輩涉道宏深受材廣博學該摻桂思敏然萁拳拳有愛君之心亹亹明當世之務果承清問遂占上遊騰一代之風聲聳四方之觀聽共期遠業即奮亨途慶牘未遑華緘首及

其為感佩罔既敷陳

回陳軒學士啓

伏審某官被寵楓宸刊文芸閣伏惟慶抃竊以儒館校讎之職實惟人材養育之塗泛河漢之通津集蓬瀛之仙室將資潤色首預討論抱槧磨鉛迭處羣英之列拖金曳組即陪諸老之遊厥惟閎才乃副妙選恭以翊善學士行隆賢業學造聖真作客賢王日奉詩書之樂為郎省戶時推論議之明果膺殊恩薦升華貫未遑慶禮

首辱長牋銘篆之深敷敘奚盡

回人謝館職啓

楓宸布寵芸閣升華伏惟慶抃恭以某官思敏煞其學該擦桂早遘光華之運久登高妙之科果沐茂恩允符公議宣室夜對行膺顧問之嚴蓬萊日長坐覺校讎之暇欣陪俊軌叨示珍題欽佩至深敷宣罔既

回文及甫謝館職啟

伏審光奉制恩允升仙館恭以某官學探聖域慶襲相

門虎豹之駒華文實異龍蛇之蟄亨奮可期果被寵光
式居華貫望蓬萊之宮闕覿河洛之圖書吉有舊勲久
歷三公之任誼方年少更陪諸老之遊某初愧續貂忽
諧附驥重迂高駕猥辱珍函黄金投畫雖費珍之已重
縵帛復錦顧為好之更輕徒荷謙勤深增悚佩

回安定郡王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受王封成命既宣羣心胥慶恭惟某
官才宏器偉位重德隆與混沌畫眉懸高名之出衆為

穆生設醴知雅尚之尊賢又況屬籍承藝祖之華詔書存神考之意果膺宸綍兼擁將麾宗子維城信王基之有賴泰山為礪與國壽以無窮顧慶幅之未遑辱珍題之先及其為感愧罔既陳敷

回刑部劉侍郎啓

伏審寵膺宸檢進貳邦刑顧朝家之亨衢協仕途之盛選伏惟某官踐修克敏論議持平自結冕旒之知久陪卿寺之列金科玉律素號該明砦獄草扉更資平恕果

躋華近式副僉諧未遑慶牘之修首沐柔緘之及其為

感慰罔既敷陳

館伴高麗使啟狀

叨奉睿慈獲伸良覿踐蘧斯設初瞻拜貺之恭承篚是

將遽沐貽牋之厚載言惠好徒用感慚

祗奉宸恩欣陪宴惠猥以珍函之及副之懿篚之陳良

紉謙勤實增愧荷

特沐好音過形厚意姑致羞蘋之義庶伸報李之仁有

少菲儀具如別幅

叨會使華猥霑土實高言何綺荷戩諭之未忘厚報匪瑶愧幣將之不腆載惟塵浼尚冀檢留

祝文

祭酺神祝文

吏政不修蟲蝝為害翦除雖力民亦告勞殆不可以人力勝也謹率寮屬用款于神詩不云乎秉畀炎火無害我田穉惟神降康日靜原野俾茲民吏欣賴自然之功

則有成報

潁州祈晴祝文

昔自康年風雨惟敘蟲螟不作物用嘉成今蝝生雖息而秋霖是病居者憂壓田者愁澇推原厥自吏職不虔嗷嗷下民其實怨咨惟神廟食兹土靈享具昭還賜時暘副我誠禱阜成歲事迄用有秋

又

秋雨復作亦既成霖稻阻刈收麥妨敷播市閧不集道

途益艱惟神明靈顧終陰祐使陽光布照陰慝潛伏以成甫田農夫之慶大田寡婦之利則惟洪私敢怠成報

潁州謝晴祝文

比以淫雨將害秋稼麥種失時民不遑安用控于神賜之景答乇雲解駁水潦訖收農事有齊神庇斯民其德厚矣敢忘馨香祗謝成貺

又

雨慣無節民用怨咨再禱而晴實惟神惠牲肥酒洌亦

云不腆惟神卒功使成美歲則民敬事永有靈饗之感

鄧州祈雨祝文

冬有積雪春有小雨此年之所以豐也今冬得雪既薄尚賴春雨以相農事惟神聰明廟食此土願施膏澤以慰民望

鄧州祈雪祝文

自昔康年繫時佳澤比緣徧暵徧走羣祠雨雖獲而尚艱雪垂成而未下再傾誠懇一叩靈明滌盡春瘟阜成

歲事果終神惠實慰民心

江寧府祭蔣山神祝文

某在元豐之初以光禄寺丞資善堂修定説文赴闕欲自京口輕騎省王丞相于金陵是時汴流日淺議舍所乘舟自先濟江念未有長子姪可委夜忽夢神人金甲仗鉞自稱蔣山神迎候渡江無慮某初不知鍾山有帝之祠也既至金陵問知有帝拜伏祠下像如夢中惟晃服異耳其渡江日獨得順風二舟既涉風色斗轉他船

皆不果濟竊嘗以謂異時或守金陵逮今十五年受命來守是邦敢忘帝之靈祐舊例視事越三日徧謁羣祠而帝廟以遠守臣未嘗躬詣某雖已用故常遣使告至今復祗見于祠下

泰州感應觀音殿祈雨祝文

涉冬閱雨宿麥不滋竝走羣祠未獲嘉應恭聞寶陁妙力具大慈悲善應諸方無遠弗届輒同官屬祗請紺容就宣詔亭普伸瞻奉冀敷膏澤以兆豐年永彰感應之

名重揭望霖之號

蔡州祈雨祝文

自夏涉秋稍愆時雨雖勤浸灌功利實鮮是用奔走有祈于神願降霈澤興我嘉穀是神能福斯民而吏亦仰有依賴

蔡州謝雨祝文

比緣旱乾竝走羣祀曾不崇朝膏澤云足未種者耕已植者茂年穀屢豐實神之造敢忘吉蠲以答靈貺

祭文

祭丞相荆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四月某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充實錄修撰陸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荆國王公先生之靈維公之道形在言行言為詩書行則孔孟孰挽而生孰推以死天乎人乎抑莫之使於皇神宗更張治具夔一而足二則仲父追龍之升奄忽換世公則從邁

天不憖遺嗚呼哀哉德喪元老道亡真儒疇江漢以濯之而泰山其頽乎承學諸生無間識否齋戒是修匑從公久祝之使肖成就長養聞訃失聲形留神往回也昔何敢死賜也今將安仰慟貌象之誰如怳音塵之可想嗚呼已矣病不請禱葬不反葬寄哀一觴百身何贖尚

饗

江寧府到任祭丞相荊公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某月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

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陸某謹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荆國王公先生之墓嗚呼法始乎羲樸散而器列靈嗣興文始具備祖述憲章約成六藝大明西没羣星爭麗派别支分散作百氏歷漢更唐衆說蠭起天錫我公放黜淫詖發揮微言貽訓萬祀卒相裕陵真真偽偽義兼師友進退鮮儷荆山鼎成龍去不回公從而上梁壞山頽某始以諸生得依門牆一見如素許以升堂春風濯我

晷之秋陽今也受命來守是邦公之所憩蔽芾甘棠蕙帳一空墓柏已行俯仰陳迹失涕沾裳論德敘情以侑一觴尚饗

祭丞相蘇子容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七月某朔二十七日某甲子門生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柱國陸某謹致祭于故座主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蘇公之靈巖夢曈曨岳祇業岌我公膺之瓌挺是襲厚德醇行玄

登之清羡閤手斕唾從面濕讀書萬卷青紫如拾作為
辭章珠璣綴緝山巖備收臺閣兼習薄飯不羡館職供
給蠹簡芸香螭坳墨汁草石圖經博極郡邑混儀漏成
王利銅澁鼇禁晦登鳳池早集典選材征尹京姦戢陽
開陰閉一張一翕甘棠蔽芾行露厭浥兄弟相依鶺鴒
原隰子孫頭角犀兕濈濈官至宰相壽踰八十元祐紛
更鬨藍不入紹聖歸休退勇流急風清月明漁蓑釣笠
春㫋推移秋螢爓熠閒居日長其誰公及憶昔熙寧擔

簦負笈借公風雷魚龍起蟄仙梯千層龍門三級換我凡骸神丹一粒鳴鶴與縻白駒維縶元豐中間官制初葺禁塗相追閶門贊揖飽聞典故因賡詩什洪範言箕中庸語伋人之生世瞬息呼吸東賓西餞羲娥汲汲不見幾時墓碑遽立壯夫感決兒女嗚咽銜環未報綍不及執一訣終天雪涕雨泣尚饗

祭邵興宗資政文

嗚呼公乎令德樂愷重厚如山閎深如海公之學問大

白受采風落翰墨珠生謦咳公之政事吏憚民愛入典樞要出藩甸采謂宜壽考歸就衡宰孰云不常末路是改旆未及還棺已云葢念惟陋庸早辱眄睞不見未幾話言如在遽聞公喪涕泣汗駭馳哀一觴永訣千載尚饗

祭壻李知剛文

嗚呼作乂自古有死其誰能免壽夭相懸雖若彭殤終于共盡葢生之有死猶客須歸作者之必息也此理予

講之熟矣今于作乂不能以理自勝每一念至幾于忘生何也豈非作乂有竒才異能使予有不能忘者嗚呼作乂器識高妙操行粹良徳可以臻極而未充學可以造微而未盡使充且盡雖為名世可也非特李氏門户倚焉而吾家亦將有頼孰謂年不滿三十位不過掾屬而今死矣予自聞訃追念念子若迷若失亦如醉人萬象成非觸緒悲感覽子平生所為文字閲昔共讀經史展昔共玩書畫過所甞遊覽臺觀過所甞會合親朋雖

欲忍淚忽焉不知涕之流落也嗚呼作乂而至斯耶妻少女幼未有嗣息斯人也而至于斯極也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浩刧易盡此恨無窮是誠難忘者也雖然尚有一事若可以自廣者聞訃之夕夢神告予李掾今在好處母甚悼後聞其死不愧通人達士疾革名其僚吳君愿以後事付之愿退于是盥手𩞄面正西向坐且曰我亦詣一好處揖吾女令勿悲惱善自愛語訖遂長往與前夢正協嗚呼子真能自達耶今真生好處耶子之諸

父昆弟妻女與子于此皆若可以無憾也嗚呼作文我

今知之理有固然物忌甚美事惡太全惟吾作文成就

似早行太老成經甚明了老尚難兼而況年少譬如草

木之英雖奇不實雲霞之異雖奇易失嗚呼作文今也

云亡如夢一覺誰短誰長尚茲二女與母相將日就長

養坐膝扶牀異時傳業尚繼中郎光靈弗昧來舉予觴

尚饗

祭王元澤待制墓文

維年月日具位陸某謹致祭于亡友天章閣待制贈諫議大夫臨川王公元澤之墓惟公才豪氣傑超羣絶類據依六經馳騁百氏金版六韜堅白同異老耼瞿曇外域所記并包渟蓄迴迴無涯涘形于談辯雄健俊偉每令作人伏首抑氣譬彼滄溟萬川俱至驚瀾怒濤駕天卷地又如白日雲霧斗起風裂雨驟雷震霆厲倏忽斂氛澄霽娬媚異態殊狀率有義味自云功名可以力致何作弗成何立弗遂熙寧逢辰既昌且熾立談遇主騰上

甚銳公亦慨然任天下事命也奈何半途而税孰夭孰壽孰興孰廢自古皆然竟亦何為念昔此邦初與公值曷敢定交公我所畏傾蓋相從期以百歲今我來思如復更世豈無友人先我而逝懐舊感今擲筆掩袂猶想當年拍手論議白下長干倒㨗曳履遺舟夜螘求馬唐肆顧瞻空山潸焉出涕尚饗

陶山集卷十三